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会飞的小花帽

刘殿学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课外借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会飞的小花帽

HUI FEI DE XIAOHUAMAO

刘殿学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会飞的小花帽 / 刘殿学著 . — 南昌：江西高校出版社，2017.11

（全民微阅读系列）

ISBN 978-7-5493-5034-6

I. ①会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 017605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（0791）88504319
销售电话	（0791）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6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034-6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07-2017-4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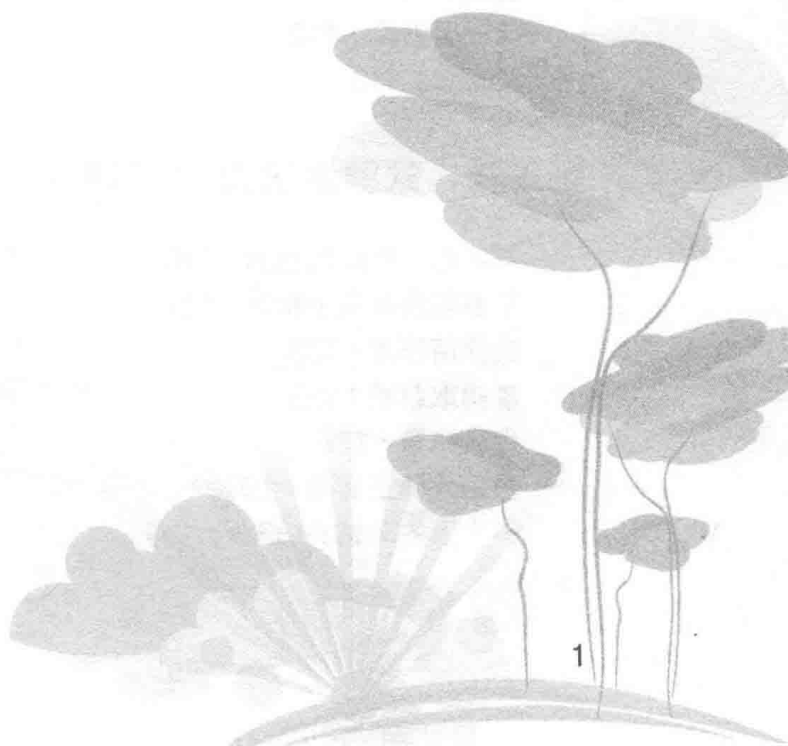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，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（0791-88513257）退换

目 录

第一辑 反腐倡廉类 / 1

- 有关部门 / 1
- 炸碑 / 4
- 红棺黑棺 / 6
- 墨宝 / 8
- 请你给我擦一回皮鞋 / 9
- 丰碑 / 11
- 茶圣 / 13
- 测廉仪 / 16
- 一步之差 / 18
- 好大一棵树 / 19
- 土耳其浴女 / 22
- 校长办公室的爆炸 / 24
- 干掉自己 / 28
- 多走了几步路 / 30
- 书记他爹 / 32
- 手殇 / 34
- 你别乱来 / 36
- 我找马局长 / 38
- 级别 / 39
- “蔡一针” / 41
- 献字 / 46
- 红殇 / 48
- 在家吃顿饭 / 50
- 昙花一现 / 53
- 纸科长 / 55
- 传达精神 / 57
- 死账 / 59



考察 / 61
村长与村师 / 66

第二辑 幽默风趣类 / 70

医怪 / 70
穆罕默德大叔 / 76
钉子与蜻蜓 / 78
车儿呀，你慢些走 / 80
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/ 82
我的朋友在杭城 / 84
飞的小花帽 / 86
听话听音 / 88
小毛驴进城 / 90
圣伯纳之死 / 91
历史文物 / 93
地球仪 / 95
红车的故事 / 97
二月里来 / 102
拉锁 / 104
房价一元钱 / 106
处方与炮弹 / 108
胖姨 / 110
第一百万个 / 112
红雨伞 / 113

第三辑 家庭生活类 / 116

春天里，生命的色彩 / 116
不要忽略与儿子相处 / 121
给你两巴掌 / 123
墓碑取款机 / 125
生命风景 / 127
摄影大师王有泉 / 130
一个人的车站 / 132

母亲 / 137
莫道伤心时 / 139
寻夫记 / 140
想当年 / 143
寻求女人 / 144
又是一个圆月 / 145
一次南方游 / 147
都怨当初 / 149
家有小儿 / 153
妈，我抱你 / 155
今天星期五 / 157
妈妈的一抔土 / 160
相信儿子 / 162
大布娃娃 / 164
妈妈你别离开 / 167
血汗钱 / 172

第四辑 社会生活类 / 175

一桶水 / 175
人之初 / 178
哀婉的琴声 / 180
动人的谎言 / 181
总统间 / 186
歌殇 / 190
乡下人 / 194
古老的麻雀 / 196
民警的妻子 / 198
永恒的爱 / 200
一种惆怅 / 204
报酬 / 206
会拉压脖子琴的老师 / 207
练钢琴的小女孩 / 212
收购作家 / 214

第一辑 反腐倡廉类

反腐倡廉是一个老话题，当前仍然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。也有人说，干部是越反越贪，已经没有什么好干部。这话不全面，世上好人多，干部也是好的多，否则中国革命怎么会成功呢？我们是不是要做两方面的工作？在反腐败同时也要提倡廉政，一方面批评坏典型，一方面树立正面形象。

有关部门

“有关部门”这四个字几乎成了大众的口头语，也成了有些干部推诿的挡箭牌。看看这位老大爷进政府机关的遭遇。

今天一早，三豁爹又来了。

看门的小伙子不让进，办公室留话，豁嘴老头再来，别让他进楼。

三豁爹急得跳起来骂看门小伙子：“不让爷进？你们江山坐的谁的？不是你爷八年打日本，四年打老蒋，炮弹把嘴炸成这样，你在这里坐得成吗？你爷今天要来找有关部门解决有关问题，又不炸楼，日你奶奶的为啥不让进？”

看门小伙挨了一通骂，就走进警卫室去，打电话请示办公室主任。看门小伙放下电话，大声说：“进去吧，别嚷嚷！”

会飞的小花帽

“进去吧，这楼上楼下十几层，你爷进去知道往哪找？有关部门在几楼，你就不能多说一句？你那嘴，长着不对群众说话，就知道吃饭呀？”三豁爹举着手里的纸嚷着。

看门小伙子只好走出来，拿过三豁爹手里的破纸，看看，是一张折得像手纸的低保报告，上面有原市长钱友祥的亲笔批示：请有关部门协调处理老同志的有关问题。这有关部门，肯定是指民政局或残协之类。民政局和残协，早已经搬出去办公，这老头瞎子一样，还凶，就像抗过日的人，都成焦大爷了。于是，很不负责任地手一指：“在8楼，爬吧！今天电梯没电。”

电梯有电，三豁爹也不知道啥叫电梯，就沿着楼梯，一级一级往上爬，爬得一身透汗，才爬到8楼，喘得说不出话，抱着栏杆，问坐在对门办公室里的一个小姑娘干部：“丫、丫头，有关部门在、在哪屋？”

小姑娘听不懂四川话，瞪起两只描得黑绿黑绿的大眼睛，问：“你说什么呀？什么哪屋哪屋？”

“有，有关部门在哪屋？”

“什么有关部门？你到底要找哪个部门嘛，这大楼里两百多个部门呢。”

“不，我只找有关部门解决我的有关问题，你们在楼里做事的，都不知道有关部门吗？”

小姑娘摇摇头，不想再跟这老头说话，一边关门，一边重重地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你到下边去问吧。”

三豁爹又沿着楼梯往下走。走到6楼，看见一扇门上贴着张白纸，上边有4个黑字：随手关门。前边那三个字不认识，后边的那个字，一横两竖，立在那儿，就像他家刚做好的杉木门框一样，门角上也有个小“门铃”。大概这就是有关部门吧？进去以后，觉得办公室

里很暖和。里边坐着4个人，两男两女，正在悄悄地说话打牌，一见来了个豁嘴老头，就都停住看着他。

三豁爹问：“这是有关部门吗？”

4个人都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年长一点的男干部问：“你要找谁？”

“有关部门。”

“哪个有关部门？我们都是有关部门，我们又都不是有关部门。有你这么问地方的吗？”

三豁爹一听，倒觉得这人说话像人话，到底是年岁大一点的管些事。手抖抖地，拿出那报告，说：“请你同志哥看看，市长叫我找有关部门解决我的有关问题，我都找了两年了，才算找到你们！”

那男干部停住抓牌，接过报告一看，很果断地说：“嗨！这个市长早提到省里去了！既然当时市长批了享受低保，你咋不找民政去？他们才是你要找的有关部门，你跑我们这里来干吗？我们是管精神文明的，谁管你这事？”

“民政在几楼？”三豁爹好像听懂了。

“他们不在这座楼里，在外边。”

“在外边！？ ”

三豁爹又从6楼下到1楼。

经过门卫，看门小伙窃笑。问：“豁老头，找到有关部门了么？”

“找到了，在外面。”三豁爹看也不看看门小伙，信心十足，走出大厅，去找有关部门，解决他的有关问题。

炸 碑

一名学员干部下村里扶贫，把一个穷村扶起来了，老百姓给他树碑，他却要炸掉，这是为什么？

枸杞村穷！穷得跑出条狗来都夹着尾巴。

县扶贫领导小组派刘福根去蹲点。抓农业的副县长，农村熟。刘福根到了枸杞村，问这个村咋叫枸杞村，村民们说，这地方，过去野枸杞丛生。后来学大寨，削山铲坡，野枸杞不见了，村名还在。于是，刘福根灵机一动，便在枸杞上打主意。刘福根有个亲戚在新疆精河县，精河县是全国有名的枸杞县，很多人都靠种枸杞发了财。刘福根就来到精河县请枸杞师傅教枸杞村的农民种枸杞。结出来红枸杞奶子，跟小番茄似的，晒成枸杞干，拿到市场上去卖，一斤枸杞干能卖上十几斤玉米的价钱。

于是，一家看一家，家家种。枸杞种多了，刘福根又想到枸杞制品，高薪从新疆精河县请来技术人员，办起枸杞加工厂、枸杞贸易公司。三年不到，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枸杞村，变成全县有名的小康村，村里修了公路，买了汽车，村民们家家盖起了新房。

三年后，刘福根扶起了枸杞村，要回县里。

送刘福根走的那天，全村老老少少自动集中起来，敲锣打鼓，为刘福根送行。一家一家的鞭炮接起来，从枸杞村一直接到312国道。大家哭着拽着，不让刘福根上车。刘福根两只手被拽得生疼，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。嘴里不住地说，这是共产党应该为咱老百姓做的事，大家请回吧！

没人肯回，八十五岁的刘清元老人，叫孙子扶着，颤颤巍巍地走到刘福根跟前，双膝往地上一跪：“共产党的好官哪！枸杞村托你福啊福根兄弟！你走了，可要把根留在枸杞村哪！”

刘福根也连忙双膝跪地：“大爷您请起！咱俩都姓刘，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，您就好比是我的父亲！放心吧您老，我走了，根，永远留在枸杞村！”

刘福根的汽车缓缓开动……

拉着刘福根手的手还是舍不得松开。

刘福根只好又一次走下汽车，向大家告别。

车开得很慢，刘福根的心里却翻江倒海！现在一个共产党的干部，为老百姓做了一点好事，老百姓就如此感恩戴德，正常吗？从前，那么多共产党人出生入死，又为谁？这到底是由于我们现在疏远了老百姓，还是老百姓疏远了我们？

刘福根回到县政府不久，一天，枸杞村派代表到县城来，说请刘福根到枸杞村剪彩，剪什么彩，没说。

这天一大早，刘福根的小汽车，就开到了枸杞村村委大楼门口。

村支书一见刘县长来了，就插上喇叭讲话：“各村民小组请注意，刘县长已经到了，请大家迅速到公司楼门前集中！”

不一会儿，红枸杞联合公司楼门前，就聚满了人。

村支书讲话：“今天，我们邀请刘县长为这块纪念碑剪彩，大家欢迎！”

刘副县长很高兴，走上前去，拿走剪刀一剪，那块蒙在碑上的大红绸，就徐徐飘落下来。碑堂里立即露出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：恩官刘福根！

刘福根一看，脸，刷地一冷：“这是谁的主意？嗯？谁的主意？难道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吗？啊？”他放下剪刀，缓缓

会飞的小花帽

情绪，转身对大家深深鞠了一躬。然后说：“乡亲们的感情，我刘福根深领了！可这碑，不能留！留了它，我就不是共产党的干部了！我刘福根从来说话算话，你们谁来劝我，我就处分谁。你们要是不把这块碑给我炸了，从此，我再不会踏进枸杞村半步！”刘福根指着旁边的那堆鞭炮，对村支书说，“这堆鞭炮先不要放，你们在碑下凿个洞，把鞭炮填进去，炸掉它！”

村支书霎时眼泪就流下来了，望着刘副县长。

刘福根瞪起眼，命令道：“你是党员吗？嗯？炸掉它！否则，我先撤了你！”

红棺黑棺

红棺黑棺，咋一看，是普通的棺木，如果把“木”字去掉呢？

罗么爹该死了，岁数超过了阎王爷给的本寿两倍多，今年八十六。

前天，叫小虎把他那小木屋抬出来刷刷灰，照照阳光。

这小木屋是十年前做下的。那阵子，老爷子常闹病，小虎就说，把爷爷的寿材做起来，撞撞喜。谁知，这一撞，还真的把老爷子给撞下来了，病一好，腰不疼，腿不酸，能吃能睡。老爷子也乐，日鬼！阎王老爷那边做事的怕也是郎当儿多，八成是把他的事给弄忘了。

罗么爹拄着拐棍，看小虎给他刷寿材。

小虎是个孝顺的孙子，这次，特地请人从广州那边买来 3A 国漆，给爷爷刷寿材。国漆刷起来，就是不一样，黑，亮。爷爷看了，心里好喜欢。漆没干，就趴到上面看，看见自己的影子，清清楚楚，

照在里面。

小木屋刷好后，放在外边风干。

一直风了三天。正要往棚子里收拾，晚上，村长田贵摸黑走过来，悄悄把小虎叫到外边，吃吃地说：“虎，虎子，跟，跟你商量件事呐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……跟你直说吧。嗯，是，是乡长叫我来的——他爹下午咽气了。老头子本来是有口棺木，几年前就做好了，可乡长嫌不好，红的，不，不好看。说，老爷子辛苦了一辈子，而今生活富裕了，临走，给老爷子也打扮得好看些。他说他看见你前天给你爷爷刷的那口黑棺不错，想借用一下。叫我来给你说。事后，再做了还，还你爷爷。”

小虎听了，好一会才说话：“田叔，这事，你得跟我爷爷说才行。”

“不。乡，乡长说，这事，最好不要让你爷爷知道，知道了，反，反而不好弄。明天早上，天不亮，来人抬。等过了事，乡长再做口新的还过来。这样不声不响地处理了，你爷爷也不知道。”

“哎呀田叔，这怕不行。”

“啥，啥行不行？乡长一年到头为大家伙做事，就这么点小事找你，你，你还说不行？”

虎子不说话。

第二天，天没亮，四五个大汉，拿着杠子绳子，轻手轻脚地进了罗家院。收拾收拾，不声不响，就将黑棺抬走了。

这口黑棺，确实是口好棺，色质太好了！是老么头在林场工作的女婿，托人买的一棵印度红松做的。再加上放在家里阴了十来年，又刚刚刷了国漆，四个大汉抬上肩，就觉得贼沉贼沉的，脚下光打飘，走不上步子。等抬到乡长家门口，四个人，一个个光张着嘴出粗气。

乡长一看，这口棺真是太出色了！总算对得起老爷子。心里一高兴，就去掀棺盖，想试试重。不料，棺盖刚一抬高，只听乡长“啊！”

会飞的小花帽

的一声大叫，倒在地上，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。

一家人吓得连忙围上来，往棺材里一看：罗么爹瞪着眼，直直地躺在里面。头边还歪着个乐果瓶儿。

墨 宝

名作能留下墨宝，多少年后，价值连城。看看马教授留下的是什么？

马凌斋老先生，今天终于如愿以偿，想了多年的《郑板桥全套书画》线装本，已经到货。书店的电话，说得很客气，问，马老先生自己来买，还是书店送。

马老先生想，书店送，可能要多花几十块钱，还是自己去一趟罢。马老先生动员老伴一起去，十几本书是有些重量的。两个老人，先到银行取了钱，就来到书店。

书店经理很热情，马上从书架后边一套一套把书搬出来，堆在柜台上，用计算器一本一本本地加书钱，全加起来，一共 1445 元。书店经理说，外加 55 元手续费，总共 1500 元，整数。

马老先生吓了一跳，这么贵！订书时，才说 800 元，怎么就翻了一番？他身上的钱，连本带利还不到 1200 元，还差出这么多！这可怎办？马老先生光拿起书来看。

书，是本好书，是由上海古籍书馆会同香港、澳门出版界联合编印的，虽然不是什么孤本绝本，但在大陆上，也只有几所重点高校的几个学者才有。马老先生应邀为这套书题写书名，才有资格分得一套。没想到，书却是这个价，倒弄得他割舍两难。马老先生“望

书兴叹”了好一会，囊中羞涩，咋掏，也掏不全 1500 元。

书店经理笑笑说，这才差几个钱？你这个大书法家给他们写书名，他们也该给你稿费呀，这一笔钱也不少吧？

马老先生摇摇头：“那才几十块钱！可怜得很。”

老伴说：“算了吧，下次有钱再买吧。”

书店经理马上接过去说：“马老先生，这书，你若不想要的话，就让给我，我处理了，给你提成，怎么样？”

马凌斋知道，这套书一转手，黑市要卖到两三千。于是，他对书店经理说：“你替我先放几天，好不好？下月发工资，再来拿。”

书店经理立即说：“那可能不行，要是市里哪个领导知道了，他要，我能不给？我看这样，差几百块钱嘛，我们书店也不要了，请马老先生给我们写几个字，好不好？”

马老先生不语。

他老伴说：“哎！写就写吧。”

马老先生仍不语。

书店经理就叫人去拿来一支一号大斗，一张整宣，他一边研墨，一边说：“随你写什么，只要有你老人家的墨宝就行。”

马老先生无奈地拿起笔。笔在手里只是抖动，怎么也写不下字。他忿然将笔一扔，从老伴手上摘下那块小金表，说：“这是我女婿上月从瑞士买来的，先押着，下月来还你钱。”

请你给我擦一回皮鞋

一位有头有脸的国家干部，给一个摆鞋摊的小伙擦皮鞋，怪不？看看原委。

会飞的小花帽

她今天办公室有事，打手机叫他去学校接儿子。

他开车来到学校门口，看看放学还有点时间，就坐到旁边的鞋摊上，跷起脚：“擦下鞋。”

擦皮鞋的乡下小伙儿，二十没出头，看到前面小凳子上跷起脚的这位，眉清目秀，挺帅，肯定是个官，手里的活就做得特别卖力，“嚓！嚓！”几下一哗啦，原来那灰头土脸的皮鞋，很快就能照见人影。

一只鞋没擦完，下课铃响起。

一个小男孩背着书包很熟悉地跑到他跟前，“爸爸，今天你来接我吗？”

他说：“嗯。今天考试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考得怎样，儿子？”

儿子马上撅起嘴：“可能不怎样，题没做完，老师就收卷了。”

他一听，有点不高兴：“别的同学能做完，你咋不能？”

儿子无话可说。

他接着说：“哎，我可告诉你，要好好学习，将来考上大学才能有出息，知道吧？你老爸没个大学文凭，今天能有官当？能有车开吗？”

儿子无话可说。

“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，不好好学习能行吗？我可告诉你，你再不好好学，长大只能摆鞋摊擦皮鞋。你看看，这个小哥哥擦皮鞋多辛苦！”

儿子无话可说。

他不想再说了，给擦皮鞋小伙付了钱，拉过儿子上车。

车开到十里桥街，手机响。

他一手开车，一手拿来手机：“喂，谁呀？”



“我是刚才给你擦皮鞋的。叔，你丢东西了吗？”

他一凝神——天！包忘了拿了！包里有现金，还有银行卡、名片什么的……他立即调转车头往回开。开到擦皮鞋的小伙摊前，推开车窗：“谢谢您！看我刚才只顾跟儿子说话了！”

那擦皮鞋的小伙并不想马上把包递给他。看看他的名片，说：“叔，你在城建局当局长啊？”

“对。”

小伙看了看手里的照片又说：“叔，跟你一起拍照片的这女子好像不是阿姨吧？阿姨我认识，她天天来学校接孩子。”

他一听，脸红了，走下车来，说：“我亲戚嘛！包，给我吧。”

小伙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包，给你肯定没问题。不过，这张照片我留给阿姨看看，看她认不认识这女的。”

他不耐烦了：“行了行了！给你100块钱！包拿来吧！”

小伙摇摇头：“乡下人见过钱，就是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人。”

他更烦：“好了好了！给你两百！”

小伙想想，说：“那好吧。这两百，就算是擦皮鞋的工钱——请你给我擦回皮鞋。”小伙抓着照片，把脚伸过来。

他一摔车门，走下车来。

丰 碑

丰碑应该树立在地上，这位许铁山却把丰碑树在自己身上！

老许许铁山吃早饭时，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里称，一个叫王阿江的人，最近要来拜访。